

评《关于科技工作的
几个问题》

人 民 出 版 社



评《关于科技工作的 几个问题》

②

1

人 民 出 版 社

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

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

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人民出版社重印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徐州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印张 32,000字
1976年8月第1版 1976年8月江苏第1次印刷
书号 3001·1532 定价 0.12元

(内部发行)

前 言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在科技战线推行“三项指示为纲”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邓小平妄图从科技阵地“打开一个大缺口”，否定毛主席的科研路线，篡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以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这是一篇难得的反面教材，必须彻底批判。

我们从报刊上选编了几篇批判文章，以供参考。附录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作了一些删节。邓小平在听取科学院负责人汇报时的插话，是他狂热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自白，一并附在后面，供批判用。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一九七六年七月

目 录

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1)

《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

.....康立 延风 (18)

两个提纲 一条黑线

——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

.....延 青 (37)

〔附录一〕

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 讨论

第一稿)〔摘录〕..... (48)

〔附录二〕

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同志汇报时的插话.....(55)

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深刻地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科学技术领域中许多新的重大成就，包括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人工合成胰岛素及其晶体结构的测定等一系列新成果，都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不断迈向新的水平。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科学技术人员正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革命精神，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但是，前一时期，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相互呼应、彼此配合，刮起一阵右倾翻案风。他们作了那么充分的表演，还气势汹汹地叫嚷：“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谁说得清楚？”

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潭，对于这个问题自然是不能也不愿说清楚的。但只要用马克思主义加以分析，答案非常明白：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标本。

毛主席教导我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毛主席这一光辉指示，十分明确地规定了我国各条战线的根本任务，必须毫无例外地坚决贯彻执行。然而，在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却打着科学技术特殊的招牌，公然宣称：“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

科技战线究竟特殊在什么地方，以至连无产阶级专政都不能提了呢？奇谈怪论答曰：“对科学技术不能专政”。

试问，谁说要对科学技术专政？专政从来是阶级对阶级的关系，而不是人对物的关系。把在科技战线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歪曲为对科学技术专政，这 and 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工厂、农村，说成是对机器、粮食实行专政一样的荒谬。在这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用最低劣的捏造事实的方法，“把显然愚蠢的思想加到论敌身上，然后加以驳斥”。这正是当年叛徒考茨基所玩弄的把戏。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规律的，但从事科学技术的人，研究科学技术的单位及其领导、管理机构，在阶级

存在的社会里，都受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制约，都是为一定阶级的专政服务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抓在资本家手里，“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成为为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家利益服务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应当为劳动人民所掌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把科学技术与科技战线故意混同起来，妄图利用科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取消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偷换概念，玩弄诡辩，夸大特殊，否定一般，这正是修正主义的手法。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科技阵地以往长期为剥削阶级所霸占，资产阶级偏见和传统势力根深蒂固，比起教育界来毫不逊色。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刘少奇一伙在科技界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许多科学研究单位，同样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了许多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生事物，但斗争的成果还很不巩固，有的地方至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在科技战线上，到底由谁占领、执行什么路线、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发展，斗争依然是异常尖锐和复杂的。列宁就曾经批判过抹杀科技战线存在着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十月革

命后，当有人说什么“科学实验室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它的全体成员协调、一致并自觉地进行活动”时，列宁尖锐地指出：“不对。在阶级尚未消灭以前，这是不可能的。”鼓吹“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熄灭论对抗党的基本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反攻倒算回去，让资产阶级在科技战线专无产阶级的政。

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只要镇压一小撮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而从根本上讲，是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渗透在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切实做到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道理本来是清清楚楚的。可是，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居然说什么，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把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这简直是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妄图煽动知识分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这是枉费心机。

科技界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对知识分

子进行思想改造,同把知识分子作为“专政对象”,根本不是一回事。毛主席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我国知识分子状况作了科学的分析,规定了政策,今天仍然是我们的指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可喜的进步。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制造出把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的奇谈怪论,来诋毁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恰恰反映了他们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曾经辛辣地揭露和嘲笑过第二国际的庸人,说他们“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事隔八十多年,今天我们又看到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对无产阶级专政提也不敢提,一见到“科学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大标语,就如芒在背,浑身不舒服。这又一次生动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修正主义的要害,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二

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科技阵地,指导科学研究,不断清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是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

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毛主席的这段论述，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同自然科学的关系。而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却断章取义，根本不谈马克思主义包括自然科学，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借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包括自然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仅总结了阶级斗争的经验，而且对自然科学的丰富成果进行了概括。马克思主义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全部人类知识的结晶，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整顿党的作风》）马克思留下了《数学手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当时自然科学的许多部门进行了理论的概括。列宁总结了恩格斯逝世以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写下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哲学的光辉的著作。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重视对自然科学的哲学概括。《矛盾论》、《实践论》极其深刻地总结了自然科学的成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中，高度概括了自然科学发展的辩证规律。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一次关于坂

田文章的谈话中,就对关于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它所揭示的唯物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在各门自然科学中是普遍起作用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在研究中用什么世界观作指导,这对科研能否取得成果关系极大。自然科学工作者自发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经不起唯心主义的侵袭。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大批物理学家在自然科学的新发现面前陷入唯心主义,就是很深刻的教训。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工作者,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当然,由于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各门具体科学有自己专门研究的对象。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这决不意味着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而是要求人们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进行具体的、辩证的分析 and 研究。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歪曲毛主席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问题上大作文章,完全是别有用心。

当前,在科技战线上,根本不是什么用马克思主义

代替了自然科学，而是没有牢固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文化大革命以前，在科技界，由于刘少奇一伙的破坏，没有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科技人员提高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但这仅仅是开始。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占领科技阵地，还要经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右倾翻案风鼓吹的那些奇谈怪论，实际上是妄图扼杀广大科技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运动。

历史经验证明，修正主义者往往会利用自然科学这块阵地向马克思主义进攻。为了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这个领域中进行战斗。马克思、恩格斯同杜林的斗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自然科学领域。他们把这种斗争，看成是整个路线斗争的一部分。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从天体演化学、物理、化学，一直到生物领域，对杜林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失败以后，列宁为了反对波格丹诺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样深入到自然科学领域，研究了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和“物理学的危机”，彻底批判了马赫主义及其在俄国的信徒。毛主席关于“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指示，关于反

对“压抑新生力量”的指示，深刻地批判了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洋奴哲学和其他唯心论、形而上学观点。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说什么不亲自参加实验就不准发表意见，就是抹杀科技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是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保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公然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自然科学阵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背叛。

三

专业科技人员同工农相结合，开门办科研，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于这一革命的新生事物，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大肆进行非难。他们说什么开门办科研“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叫嚷：“不宜笼统提开门办所”，“这种创新还是少点好”。

把联系生产实际和发展科学理论对立起来，这是头足倒置的认识论。什么叫理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自然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都

是来源于生产实践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今天，我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一个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正在全国掀起。对于发展科学技术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社会需要！蓬勃发展的工农业生产建设，对自然科学提出了多少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又为解决这些问题、发展科学理论积累了多么丰富的实践经验。假如真的依了奇谈怪论的主张，将我国工农业生产实践抛到脑后，关起门来冥思苦想，那么新的题目、数据、经验、资料，莫不是会从天上掉下来吗？绞尽脑汁，也只能是杂志缝里找题目，跟着洋人屁股转，岂有他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科研路线毒害下，许多科研单位关起门来搞“提高”，同工厂、农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一味公式来公式去，结果又怎么样呢？“科研科研，越研越玄”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大量资金似水流，成果未得人变修”的覆辙，难道还容许重蹈吗！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科技工作者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迈开双脚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去，按照“实践——理论——实践”的认识路线办事，开始尝到了甜头，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就跳出来反对，拚命要把他们往回

拖。对此,广大科技人员是不会答应的。

科技人员与工农相结合,走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可以使他们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促进世界观的改造;同时,对于他们业务上的再学习,也是十分必要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贩卖起修正主义那一套货色来,可谓不遗余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刮起搞业务的台风”,“八级不行就刮十二级”,真是怎样“强调”都不觉得过分,而偏偏就是不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他们反对什么,主张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而直接从事生产实践的就是广大劳动群众。劳动人民的实践,是千百万人的群众性实践。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无数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这正是发展科学理论的源泉。象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文学艺术的源和流的问题一样,科学技术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广大专业科技人员只有牢记这个真理,认清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源和流的关系,虚心学习和总结群众的新鲜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在科技工作中作出更大的贡献。当然,我们提倡开门办科研,并不是要取消实验室,也不是否认科技人员个人的钻研,而是把实验室研究与更大范围的群众性实验结合起来,坚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工农

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至于以有的研究所“谢绝参观”为借口，反对开门办科研，则更是荒唐可笑。难道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连起码的常识都等于零，竟真的以为开门办所就是四门大开、任君出入，就象开茶馆那样吗？否则，那不是蓄意歪曲，混淆视听，又是什么呢？

四

发展科学技术，要不要发动广大群众？这是一个事关路线的原则问题。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眼睛里根本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极力抹杀工农兵的作用，完全是一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极为重要的特点。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科学技术，能依赖外援、屈服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壓力吗？不能，绝对不能！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根本方针。我们绝不能象蜗牛一样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爬行，而是要抢时间，争速度，赶上并超过

世界先进水平。要达到这个目的只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必须大搞群众运动，依靠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群众办科研，对于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通过科技战线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使广大普通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从而打破剥削阶级对科技的垄断。

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将科技领域当作不准普通劳动者进入的神圣的殿堂，在他们看来，工农兵“文化水平太低”，不配搞科研，妄图把广大群众排斥在科研大门之外。“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古往今来，一切科学技术成果，都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凡是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都是从劳动人民智慧与经验的海洋里，吸取自己革新科学技术的丰富养料。其中许多人，就直接出自劳动人民行列。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群众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千百年来被束缚的聪明才智不断迸发出来了。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广大工农兵“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意气风发地投入了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从大庆成套采油新工艺的创造，到大寨建设“海绵田”推动土壤科学的发展；从“群钻”的成功，到新型电光源的发明；从弄堂小厂实现生产自动化，到造出全部国产的万吨轮；从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到连续十四年夺得农

业丰收，我国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创造了多少光辉的业绩。所有这一切都生动地证明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真理。群众性科研队伍是一支浩浩荡荡的科研大军，是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力军。可以肯定，随着科研战线群众运动的深入，群众科研队伍将会更加发展、壮大。这个历史趋势，是任何人泼冷水、拖后腿也改变不了的。

对于专业科技人员的作用，我们从来是十分重视的。我们历来主张专业队伍同群众队伍相结合，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大大加速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所说的科技战线要大搞群众运动，其中就包括依靠广大革命的专业科技人员，包括大力倡导并实行专业队伍和群众队伍相结合。我国核试验、热核试验的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都是广大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共同奋战的结果，都是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在这里，倒是要请同志们想一想，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果真是那么重视专业队伍吗？那不过是一个骗术。实际上，他们要让广大科学技术人员脱离工农，走上邪路，使他们的专业陷入没有发展前途的死胡同。广大革命的科技人员，一定能够识破他们的阴谋，满腔热情地支持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同工农兵一道前进。

五

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对于推行什么路线,关系极大。如果说,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抛出“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之类东西,还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科技界在这方面的奇谈怪论,则要露骨得多。他们公开鼓吹要由“科技界所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领导大权,以此反对无产阶级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他们还说什么“党委书记业务不懂,你就说:‘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听你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专家治所”论,要害是要砍掉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而手中的法宝,还是当年右派分子使用过的、发霉的陈货:不懂业务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如果认为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行,这不仅否定了政治对业务的领导,而且实际上也否定了业务各部门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科技战线上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就可以根本不必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我们党历来提倡干部学点业务,努力做到又红又专,那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加强党的领导。

对于“听你的”这一类否定党的领导的投降主义言论，科技战线上的广大工人、干部和专业研究人员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听得够多的了。那时候，刘少奇在科技界搞的，不就是对资产阶级言听计从的修正主义路线吗？今天，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重奏前朝曲，正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让资产阶级把持科研阵地的大权。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滥调，在科技界一再沉渣泛起，现在又被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当作宝贝，极力推销。这一现象，很值得注意，它说明，剥削阶级决不肯轻易地退出世袭领地。特别是在科学技术这个专业性较强的领域里，资产阶级往往把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作为资本，要同无产阶级反复较量，争夺领导权。因此，在科技战线上党的领导不但不能有丝毫削弱，相反，应该大大地加强。任何摆脱或者削弱党的领导言论和行动，都是完全错误的。

党必须领导科学技术，也完全能够领导科学技术。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指导，反对科技工作贯彻群众路线，处处热衷于搞“关门办所”、“业务至上”、“爬行主义”那一套东西，难道他们能代表党吗？不，他们代

表的是资产阶级。但是，历史总是无情地嘲弄那些倒行逆施者。他们本来想反掉党的领导，但事与愿违，在批判他们散布的“专家治所”等谬论的过程中，科技界党的领导将在斗争的暴风雨中进一步加强，这是必然的。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从教育界的种种奇谈怪论，到科技界的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异曲同工，如出一辙，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它说明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它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它的手段是折中主义。从政治上、思想上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毛主席气壮山河的革命诗句，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力量。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将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二期）

《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

康立 延风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宣判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政治上的彻底破产。邓小平这个反面教员以及他留下的一批反面教材，正在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和批判。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就是其中的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这个《汇报提纲》，是邓小平亲自挂帅，密谋炮制的，是他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条重要罪证。剖析这个提纲及其炮制过程，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他在去年夏季前后一手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来龙去脉。

现在让我们顺藤摸瓜，看一看这个提纲炮制的“三部曲”吧。

第一步，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

七月十八日，科学院那个走资派走马上任了。他上

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起草《汇报提纲》。后来，他在给邓小平的信中洋洋自得地表白：“这一个月我是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个文件上的”，“是拚了一点老命的”。

“拚老命”，是那些对文化大革命一不满意、二要算帐的走资派积压了将近十年的心声，今天总算从牙缝里迸出来了。

他们为什么要在科学院这个地方“拚命”？原来，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就故态复萌，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亮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他一手伸向经济领域，抓那个臭名昭著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一手伸向上层建筑领域，抓这个《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邓小平声称：“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适用。”直言不讳地供认了他所想达到的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在邓小平看来，这两个文件就象围棋上的两只眼，抓住了这两点，复辟资本主义的全局就都活起来了。对于这样重要的一步棋，他们怎么能不“拚命”力争呢？

八月十一日，科学院那个走资派带着一份墨迹未干的提纲草稿，跑到邓小平那里念了一遍。邓小平连连声称“很好”。但是，当这份草稿拿到有关人员中去“征求意见”的时候，却碰了个大钉子。许多同志指出，这份东西好象是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搞出来的，

鼓吹的都是些批臭了的东西。可是，他们既已决心“拚命”，是决不肯回心转意的。

经过修改后的草稿，就再也不拿出去了，甚至对科学院的党的核心小组都实行“保密”。他们把稿子送给邓小平的参谋班子中的那个“理论家”。那个“理论家”心领神会，提起笔来就在稿子上勾画了一通：什么“不搞技术，政治就无所谓挂帅”啦，什么“对理论研究不应任意加以贬低、指责甚至污辱”啦，什么“不能简单依靠摘引几句经典著作加以逻辑的引伸就算完事”啦。他还特别强调，必须“突出一个‘扭’字”。

八月十七日，科学院那个走资派亲笔写了一封信，连同修改后的提纲初稿，一起送到邓小平手中。信中说：“这一稿在几个关键地方是按你的指点改过的”，“我怀着一种渴望的心情，祈望得到你的进一步指点”。话是说得够肉麻的，但同时也把邓小平对于提纲的“指点”作用和盘托出了。

值得注意的是信中提到的“关键地方”。究竟哪些是“关键”？信中没有明说，但是那个“理论家”要突出的一个“扭”字，倒是给我们提供了线索。

他们要突出一个“扭”字，就必须把形势说成到了非“扭”不可的地步。提纲开头虽然写了一句“成绩是主要的”，但这种话不过是欲擒先纵，起点障眼法的作

用。在“成绩”的下面，他们把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描绘成一片“危机”。请看，革命人民如饥似渴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被说成是“苛捐杂税”；工农兵占领教育、科技等上层建筑领域，被说成是“不要专业队伍”，“降低专业队伍的作用”；科研人员坚持又红又专，理论联系实际，被说成“不敢钻研技术，不敢看外文，不敢看业务书”；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被扣上了“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帽子；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干部，被骂成“受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搞歪门邪道”。总之，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诬蔑文化大革命“积重难返”，提纲就刻意承志，罗列一大堆“问题”，控诉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积重”，这对他们突出一个“扭”字，还不“关键”吗？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打击确实是够“重”的。要说“难返”，这也是事实。即使把“老命”“拚”上吧，不碰得头破血流才怪哩！

他们突出一个“扭”字，就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扭”到“三项指示为纲”上来。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了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提出“科研要走在前头”。科学院那个走资派立即按照这个调门，大谈科研搞上去是一切工作的中心，说什么“所有整顿，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服务，为科研搞上去扫清障

碍”，一切都要“围绕把科研搞上去”，“围绕着这个转”。这些话都是唯生产力论的最典型的语言，因为它很“关键”，因而在提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他们甚至耸人听闻地说，如果不按他们这一套办，“总有一天，我们大家全部完蛋！”这是一句大黑话。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竟然会“完蛋”，他们的矛头所向，不是再也清楚不过了吗？但是，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的迅速破产，表明“完蛋”的不是别人，正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邓小平！倒行逆施越是猖獗，“完蛋”得也就越快！

科技界也要“扭”，当然更不在话下。提纲完全抹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对科学发展的决定作用，鼓吹“不宜”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号”，提倡“一个人、几个人”“钻研”。提纲竭力诬蔑从工农兵中培养的科技人员“科学理论知识不足，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提纲的炮制者对从工农兵中选拔的科技人员视同洪水猛兽，竟然大呼“危险”，连连叫嚷要“关上门”、“站上岗”，完全说明他们处心积虑要把科研领域搞成对于资产阶级毫无“危险”的土围子。

这个提纲，以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表明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同革命人民、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势不两立的立场。这也就是提纲从反面向革命人民

提供的重要价值。

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十六日，是炮制提纲的第二步。

八月二十六日，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亲自下令把修改提纲的任务交给了那个“理论家”。第二天，他就找那个“理论家”与科学院那个走资派面授机宜。他说：“提纲要缩短，原则都保留，棱角磨掉一些，写得平稳一些。”本来是气势汹汹，唯恐“扭”字突出得不够，为什么突然要“磨掉”一点“棱角”呢？这里有鬼。就在这前不久，毛主席发出了评论《水浒》，批判宋江投降主义的重要指示，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又一次重大的斗争。批判三百年前小说中的投降派宋江，却触痛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神经。他一方面心怀鬼胎地说：不要“听见风就是雨，听到什么，就好象出什么事了”，“你又不是宋江”；一面却变换策略，准备继续进攻。

邓小平说，要“棱角磨掉”，是因为“太锋利，站不稳”，担心锋芒毕露，容易暴露自己。他又说：“话要少说，说多了，要说得稳妥很困难。”这也是实情。要邓小平这种搞修正主义的人装成马克思主义者说话，话一多，当然会说漏嘴，露出马脚。但这只不过是策略的变化，而“原则都要保留”，策略的变化，正是为了坚持他

们的“原则”，在向无产阶级进攻这个“原则”上，他们是寸步不让的。

那个“理论家”看了提纲的第一稿，也嫌它“文字太陈旧，没有文化大革命后写文件那些语言”主张多用一些革命词句把这个提纲装扮一番。在搞修正主义方面，这位“理论家”比起科学院那个走资派确实棋高一着。九月初，提纲修改稿拿出来了。如果说科学院那个走资派起草的提纲是剑拔弩张，凶相毕露，那么，经过那个“理论家”的一番修改润色，梳妆打扮，便更富有修正主义的色彩。

改动最大的是提纲第二部分。他精心编纂了毛主席关于科技工作的十条论述，并且加上“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的标题。看起来很有“文化大革命后写文件那些语言”，实际上却要弄了不少阴谋诡计。

在这十条中，他根本不引毛主席的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不引毛主席关于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革命，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指示，不引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关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这难道是偶然的疏忽吗？决不是。不然为什么你们口口声声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贯彻毛主席的路线，恰恰把最重要的指示给遗忘了呢？为什么对毛主席根本没讲过

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么感兴趣，非把它塞进去不可呢？

他们确实也引了一些毛主席的指示，但是他们究竟是怎样引用的呢？断章取义、阉割灵魂，折中调和、偷换重点，歪曲原意、为我所用，一言以蔽之，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无所不用其极。例如第一条，引用了毛主席关于三大革命运动的语录，说这是“阐明了科技工作”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确实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但是，你们主张搞的那套“科技工作”，难道能够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科学实验划等号吗？你们所热烈赞扬的“书呆子”和“白专”道路，难道能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起“重要作用”吗？你们满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在“三大革命运动”的旗号下，照样搞那套脱离实际的“研究”了，照样推行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了，然而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积极参与炮制提纲的那个“理论家”曾经嚣张地声称：“光凭这十条就可以把他们压倒。”你们要“压倒”谁？要盗用革命的词句“压倒”革命的无产阶级吗？这一声狂叫，正好暴露了你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凶恶嘴脸。

列宁说过：“机会主义可以用各种学说的术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这份修改稿玩弄的就是这样一套手法，对此，那个“理论家”是十分自鸣得意

的,这就难怪邓小平为这种改法连声叫“好”呢!

其余部分的修改,也都是精心体现着“原则保留,棱角磨掉”这个狡猾的进攻策略。提纲初稿中一根根棍子的“棱角”是磨掉一些了,而且煞有介事地加上了“修正主义仍然是我院的主要危险”的话,但这恰恰是一根更为刁恶的棍子。

就在这段话后面,他们来了一个“但书”,写了一大段文章:

“但是,同这种修正主义的倾向作斗争,……如果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和作法,或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替政策,对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作随心所欲的片面解释,势必带来思想混乱,造成工作损失,甚至导致科技工作的严重削弱或取消,……这就仍然会陷入修正主义。”

原来,他们词典中的“修正主义”有其独特的含义。用他们的话来说,这种成为“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同刘少奇修正主义“不同”甚至“相反”。看,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竟然就会出现“思想混乱”,导致“取消”科技工作,“陷入修正主义”。结论:批判修正主义,就是修正主义。难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奇妙的逻辑吗?很清楚,他们口中的“修正主义”,原来是强加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他们不是攻击文化大革命“理

论不抓，科技不提”吗？他们不是声称“现在我们的科学技术存在着危机”吗？他们不是说“特别要强调干扰很大”吗？而这一切，据说都是在同刘少奇修正主义“作斗争”以后带来的。其实，邓小平本来就是刘少奇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同伙，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他当然要痛彻心肺，恨之入骨。在这个提纲上，他们就是这样恶毒地给毛主席革命路线扣上一个“修正主义”的帽子。你看，既写上了“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这类冠冕堂皇的话，又把棍子打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这就叫“原则保留，棱角磨掉”！

与此同时，他们还赶编了一份革命导师论所谓“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语录，作为提纲附录。到九月下旬，经过反复琢磨，修改稿基本定稿。此时邓小平一伙是何等踌躇满志，洋洋得意啊！

于是，提纲的炮制工作进入了第三步。

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汇报提纲终于拿出来汇报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听取汇报的时候，对提纲的修改又进一步作了“关键”性的“指点”。

他们名曰“汇报”“科学院工作规划”，但当科学院那个走资派汇报到科学院所属科技队伍人数时，邓小平立即打断他的话头，强调要把不属于科学院管辖的

科技队伍人数加进去，他说：“如果不算上，怎能说明重要性呢？”再一次点穿了提纲要管“全国科技队伍”，要以此作为突破口、加紧全面地刮起右倾翻案风的“重要性”。

邓小平在听取汇报过程中，哼哼哈哈地发了一大通议论。他反对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叫嚷“强调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他大肆贩卖唯生产力论，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请命”，说：“这些人是劳动者，科研是生产力。”积极参与炮制提纲的那个“理论家”赶紧为他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说，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科学院的那个走资派汇报时说到，“现在不敢讲红专”，邓小平立即画龙点睛地作了发挥：“就是白专，有一点怕什么？应该爱护、赞扬。”“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坑不拉屎的好”。当科学院那个走资派心有余悸地汇报到怕抓辫子时，邓小平就给他打气壮胆：“辫子也确实有一点，比我强一点，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要他放手大干。

“汇报”之后，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直接指挥下，从科技、教育、文艺等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加紧向无产阶级发起了进攻。他们以“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为号召，奔走串连，或做演说，或写黑信，或筹划出版刊物，或精心撰写黑文，各种奇谈怪论甚嚣

尘上,复辟倒退的丑剧紧锣密鼓,右倾翻案风越刮越猛。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曾经一再强调:“国家嘛,科研要走在前头。”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科技界应该打头阵。科学院那个走资派心领神会,立即加紧了复辟活动。

九月二十八日,科学院的另一个走资派用十分明确的语言,点出了汇报提纲的主旨:“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那当然只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了。

科学院那个走资派则忙着巡视科学院下属各研究所,传达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指示”。他窜到半导体所,叫嚷:“名不正,言不顺,首先要正名”、“说复旧就复旧。那是为工作嘛!不要以名词吓唬人。”他效法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甚至把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过的孔老二黑话也搬出来当作宝贝,这不是很能发人深思的吗?

十月六日、七日,他继续奔走于心理所、电子所,进一步鼓吹业务挂帅,专家治所。他说:“党委书记业务不懂,可以老实说:‘所长,听你的’”,“敢不敢刮业务台风?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八级不够就刮十二级。”什么“业务台风”?不过是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否定党的领导的一股妖风!

四天后,即十月十一日,他又作了充分的表演,针

对有人批评他是“大右派”，作了自我辩解：“我看也是先验论”。是“先验论”吗？不见得。就在这次会议上，他传达了邓小平的一段黑话：二十五年来我们的发展是不快的，工业发展不快，农业发展不快，科学技术发展不快，国防建设发展也不快。然后，话锋一转，胡说“形势大好”的一类话“讲了差不多二十年了，大概不可靠吧！讲累了，讲的大家不相信了，你看损失多大！”这还不解恨，他又进一步用煽动性的语言说：“很多同志对中央的决心抱怀疑态度。我经常说，过去几年有些同志讲了些不好听的话，怀疑政治，究竟算什么分子？什么言论？算资产阶级分子？右派言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这确是一段妙不可言的独白。将这个走资派的“具体问题”作一“具体分析”，结论当然很清楚：你们炮制的这个提纲，同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党纲领，没有本质区别。你们的那些公开的和大量秘密的把矛头直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言论和行动，同前几天在天安门广场上煽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亡命之徒，没有本质区别。你们“究竟算什么分子”呢？你们不是早已自己给自己做出了最恰当的政治鉴定吗？

教育界那个刮右倾翻案风的走资派也不甘落后。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曾两次指名道姓地点了他的将，要他出来说话：“现在读书都成了问题了，你还不发

表演说？”于是，他加紧行动，到处“发表”右倾翻案的“演说”。他叫嚷，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总没有解决好，“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思想上混乱”。几天里，他一连几次提出要“追根”的问题，并且直截了当地说：“根子在路线”。矛头所向，直指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据邓小平的授意，他准备依照科学院的汇报提纲，也如法炮制一个教育界的汇报提纲。他说：“中央能批下来，问题好办了”，“要不日子不好混”。为什么如此急不可待地也要炮制提纲呢？十月八日，他在研究炮制提纲的会上说：“科学院得后继有人，中心问题是教育部门的问题。”这句话，总算把科技界和教育界的两股右倾翻案风扭在一起了。科技界“走在前头”，教育界保证“后继有人”，就象二胡上的两根弦，缺一不可，他们的配合是多么紧密啊！

上面提到的那个“理论家”也异常活跃。邓小平不是疯狂叫嚣“思想整顿是个关键”、“思想整顿量很大”吗？这个“量很大”的“关键”任务，自然落在那个“理论家”身上了。十月六日，这个“理论家”发表谈话，胡说“毛主席的指示在刊物上得不到反映”，因此要办一个“代表党的路线的刊物”，狂妄地要夺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领导权。与此同时，一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大毒草炮制成功，准备在那个未出娘胎便

夭折的刊物上发表。这篇奇文，把各种奇谈怪论都上升成为“理论”，提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

在这段日子里，邓小平以抑制不住的狂热心情，为资本主义复辟呼风唤雨。他肆无忌惮地叫嚷：“半年来，我们讲的中心是‘敢’字当头”。头子一声呼唤，喽罗跟着起哄。有的说：要“高举骨头”；有的说：“看破红尘”，“打倒我也不怕”；有的说：“我就是复辟派”；有的说：“我是还乡团队长，今天又回来了。”有的甚至公然学着还乡团头子胡汉三的口吻，声称“历史的帐要冷冷静静地加以分析。”在邓小平的偏袒下，清华大学里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少数几个人，再次跳出来，把矛头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写黑信，造谣言，气焰十分嚣张。提纲的炮制者公然叫嚷：“如果说他们（指清华那几个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是打开一个小缺口，那么汇报提纲就是打开一个大缺口，全面铺开！”这伙人利令智昏，迫不及待地“全面”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了。

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就在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之际，全党全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学理论，评《水浒》，抓路线，各条战线包括科技战线捷报频传。他们的各种奇谈怪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和批判。他们开始觉得大势不妙，但仍然负隅顽抗。在抓紧修改提纲第三稿的同

时,值得注意的是还干了两件事:一是查对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是否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二是编写马、恩、列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语录。请同志们不要忽视这两件事,这里包藏着作伪者的险恶用心!

他们说:“毛主席在听取某某关于科技规划汇报时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是,毛主席根本没有讲过这句话。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当然也不可能在记录上找到这句话。但他们却胆大妄为,仍然把这句话作为毛主席的指示写进了汇报提纲之中。这是邓小平丧心病狂地把“老九不能走”的谣言强加给毛主席的做法的又一次表演。

他们还引经据典地说:“马克思说,生产力首先是科学”。这又是捏造。他们编进语录中的马克思的那段话出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但这段译文是译错的^①。这本书的译者附记中明明写着:“译文还是

^① 他们引以为据的马克思的那段话引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9页。其译文是这样的:

“最后,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作为资本固有的属性而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这所谓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最后是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面去的技巧”。

可是,这段译文是翻译错的,经过我们校正,译文意思应为:

“总之:在固定资本中包含有作为资本固有属性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既有科学的力量,也有生产过程内部各种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有直接从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去的技巧”。

个未定稿,草稿”,“译的不妥当甚至可能错误的地方一定还很多”。他们却将错误的译文当作宝贝,特别是那个“理论家”,竟一反“重视文字推敲”的常态,连校也顾不上校,便拿来大肆鼓吹,反复宣扬。这种做法,同林彪反党集团搞那个“称天才”的语录有什么两样!

他们为什么要死死抱住“生产力首先是科学”这句错误的译文不放呢?因为这是他们鼓吹唯生产力论的所谓理论上的根据,是他们招摇撞骗的救命稻草。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曾反复引用这句话,说什么:“马克思讲,生产力就是科学,在这些方面有全面认识很有必要,在本世纪走在前列很重要。”他们强调科学是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目的是为了排斥阶级斗争这个纲,排斥党的基本路线,取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继续革命。从这个唯生产力论的论点中,可以引出一条与党的基本路线相对抗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同他们的分歧,决不是要不要搞四个现代化,要不要搞科学技术,而是在于搞一条什么路线。他们鼓吹的这套修正主义黑货,并不是他们的新创造,而是从新老修正主义者那里搬来的。勃列日涅夫就曾经鼓吹,当前正处于“在科学作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其作用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代”。他们不是也鼓吹现在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主要搞经济建设的新时

代”吗？“不须放屁”。什么“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种话只是说给别人听听的。至于邓小平自己，不是从修正主义的武库里捡起破刀烂枪，气势汹汹地朝革命人民杀来了吗？一小撮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旗号的反革命分子，不是蓄意要在中国制造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吗？邓小平要人们丢掉无产阶级专政的刀子，正是为了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刀子架在别人头上。毛主席最近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如果让邓小平的阴谋得逞，就会重演苏联从“科学技术决定一切”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惨剧。什么“经济建设的新时代”，原来是苏修上台的老路子！

正当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做着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时，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抓住战机，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首先在清华大学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用提纲炮制者的话说，“路线斗争形势已明朗了”，提纲的最后修改稿，便没敢拿出来。提纲的炮制过程，只是作为一个失败的记录而给人民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刮右倾翻案风的走资派颇喜欢谈论“历史”，那么让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历史吧。十年前，即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即将开始之际，刘少奇一伙也炮制过一个《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从思想体系上说，今天的这个《汇报提纲》，同当年的那个《汇报提纲》完全一脉相承，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有趣的是，在今天这个《汇报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中，有些人在当年“二月提纲”中也有着他们的一分“贡献”。两个“提纲”，一条黑线，表明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条规律——走资派还在走。走资派十年前炮制的那个“提纲”，是为了阻挠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他们今天搞的那个“提纲”，则是为了砍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然而，历史是无情的，那些坚持复辟倒退的顽固派，都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邓小平负隅顽抗，迅速陷入了革命大批判的汪洋大海之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妄图扭转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抬出邓小平充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顷刻覆亡。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胜利前进。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四期）

两个提纲 一条黑线

——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

延 青

十年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兴起的前夕，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支持下，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抛出过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二月提纲》。

无独有偶。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正当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之际，他又亲自挂帅，直接指挥，炮制了一个所谓《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汇报提纲》）。

两个提纲，一条黑线。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中间经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时隔近十年的《汇报提纲》，依然顽固坚持着当年《二月提纲》的思想体系与反动立场，不但矛头所向、罪恶目的一样，就连反动手法也是一脉相承的。从本质上说，《汇报提纲》就是《二月提纲》在新形势下的变

种。

《汇报提纲》与《二月提纲》都是针对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汇报提纲》是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的一份代表作。就在这份《汇报提纲》中，他明枪暗箭，威逼利诱，造谣诬蔑，气势汹汹地向文化大革命反扑过来。请看：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它给你当头一棒，说是“苛捐杂税”太多，非“砍掉”不可；对工农兵占领教育、科技等上层建筑领域，它给你扣上“不要专业队伍”、“降低专业队伍的作用”的罪名；对知识分子坚持又红又专，它诬蔑是“不搞技术”，是“政治冲击业务”；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干部，竟说成是什么“受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搞歪门邪道”……。横加罪状，意在何为？他们大叫大嚷说必须“突出一个‘扭’字”，这就供出了他们向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大打出手，正是“突出一个‘扭’字”的一种手段。如果这份《汇报提纲》被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那么他们打向文化大革命的棍子就会满天飞舞，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有被打得精光，教育、科技等上层建筑领域就有被“扭”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老路上去的危险。既然这份《汇报提纲》关系着他们复辟的全局，邓小平之流又怎么能不格外重视呢？难怪他们表白说，

“是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个文件上”，“是拚了一点老命的”了。

《汇报提纲》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之流在文化大革命凯歌声中，气急败坏、拚死拚活地赶出来的，他们原以为这样往回一“扭”，形势便会发生逆转，为此他们当然是舍得拚点“老命”的了。而《二月提纲》则是文化大革命舆论准备时期刘少奇一伙妄图“扭”转历史车轮的举动。《二月提纲》炮制于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至七日。当时，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从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开始，一个批判吴晗及其他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主席的指示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海瑞罢官》为彭德怀翻案的政治要害，进一步指明了这场斗争的性质。面对着铺天盖地而来的革命大批判的怒涛，刘少奇一伙惊恐万状，他们一方面死保吴晗，一方面组织力量猖狂反扑。那个一向诬蔑批判资产阶级是“踩着别人肩膀自己上台”的邓小平，公然与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调，说什么吴晗“跟彭德怀不一定有什么联系，他的问题就那么些了。”吴晗立即抛出《关于〈海瑞

罢官》的自我批评》，打着检讨的幌子继续反扑。刘少奇一伙还组织了不少假批判真包庇的文章，妄图把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入学术讨论的歧途。然而，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紧紧抓住《海瑞罢官》的要害不放，把斗争锋芒直指吴晗及其后台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时刻，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之流匆匆忙忙地炮制了《二月提纲》，并背着毛主席把它火速发给全党。

《二月提纲》竭力回避《海瑞罢官》的政治要害，模糊这场斗争的性质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它祭起“纯学术讨论”、“放”和“先立后破”等法宝，挥舞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大棒，给无产阶级左派戴上一顶“学阀”的帽子，包庇资产阶级，压制无产阶级，妄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扼杀于摇篮之中。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二月提纲》的批判，亲自主持制订了光辉的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整个运动的伟大纲领。这个《通知》彻底批判了《二月提纲》，它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开展政治大革命的伟大动员令。随着刘少奇、

邓小平之流阻挡文化大革命阴谋的破产，《二月提纲》成了一个可耻的失败纪录。

当年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正是今天的翻案、算帐派。邓小平炮制的《汇报提纲》就是要干《二月提纲》想干而又没有干成的事。邓小平声称：“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适用。”提纲的炮制者公然狂妄叫嚷：“如果说他们（指清华那几个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是打开一个小缺口，那么汇报提纲就是要打开一个大缺口，全面铺开！”透过这种嚣张的语言，我们不是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妄图从上层建筑“打开缺口”，“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吗？在争夺上层建筑领域、反对文化大革命上，《汇报提纲》正是继续着《二月提纲》的失败事业。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贯穿的就是这么一条从反对开展文化大革命到对文化大革命翻案、算帐的黑线。

《二月提纲》和《汇报提纲》反对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是反对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当年的《二月提纲》旨在维护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领域的资产阶级专政，反对建立无产阶级全面专政；而今天的《汇报提纲》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的形势下，妄图夺回资产阶级失去的世袭领地，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二月提纲》用以维护思想文化战线上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所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文化大革命前，思想文化战线被古人、死人、洋人统治着，在这块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里，资产阶级飞扬跋扈，无产阶级受压制，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来。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对资产阶级压无产阶级向来是包庇、纵容，视为天经地义，而无产阶级刚刚写了几篇批判文章发起反击，他们就大讲起“平等”来了，十足暴露出这种“平等”是哪一家的货色。他们让一切毒草出笼，多年来充斥于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等等，从不提倡受无产阶级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而当无产阶级开始清理这堆垃圾的时候，他们却层层设防，用数不尽的清规戒律来束缚无产阶级的手脚，已经发表的，他们怀恨在心，甚至责骂“党性哪里去了？”未经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打入冷宫。这难道有一丝一毫的“平等”吗？他们把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当作宝贝，甚至给他们戴上“坚定的左派”的桂冠，而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却扣上“学阀”的帽子，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对资产阶级爱护备至，对无产阶级充满仇恨，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平等”“博爱”。“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们信奉的正是这种反革命逻辑。《二月提纲》用

所谓“平等”关系来掩盖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对无产阶级的专制与独裁关系，用“平等”的盾牌抵挡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起反击，其目的就是要维护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资产阶级独霸的一统天下。

事过近十年，这种关于“平等”的高超的胡说在《汇报提纲》中再现了。不过也有点变化，那就是骂无产阶级“不平等”。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开始建立起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那些曾经是资产阶级一统天下的地方被工人阶级打破了，那些支撑资产阶级统治的精神支柱正受到革命大批判排炮的轰击，那些形形色色反动思想体系的根子正在一个一个地被掘除。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胜利进军脚步声，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复辟迷梦，他们又怎能不恨呢？他们大骂革命大批判是“伤了感情”，自称“挨批受委屈”，有着“惨痛的经验”。这种对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不满，概括在《汇报提纲》中，就成了你们“简单粗暴”这几个字。

究竟是谁“简单粗暴”呢？他们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干部硬加上“把事情看得太简单”的帽子，两推论三推论就推论出什么是“希特勒”、“法西斯”、“阴谋家”啊，在他们看来，这不算“简单粗暴”；他们妄图把猫鼠关系搬到党内，向往着“自己咳嗽一声，

别人不敢吭声”的统治秩序，也不算“简单粗暴”；他们布下九大“整顿”的罗网，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都不算“简单粗暴”！但是，他们却大反起人家的“简单粗暴”来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面大有文章。十年前，他们在《二月提纲》中就曾攻击革命大批判是“武断和以势压人”；十年后，他们又拿着所谓“简单粗暴”的帽子，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攻击。他们无非是要人们相信：今天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是那样的“不平等”，而昨天的资产阶级专政又是那样的“平等”。按照他们的逻辑，结论必然是：“扭”回到文化大革命前去，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汇报提纲》虽然没有明说，但科技界的走资派却把这个底端出来了，他们赤裸裸地宣扬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不正是这伙无产阶级专政叛徒的大暴露吗？

在采用的反革命手法上，《汇报提纲》与《二月提纲》也颇有相通之处。人们没有忘记，《二月提纲》出笼的时候，彭真就曾发起过一个谣言攻势。他大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谣言，说什么毛主席赞成他所谓“放”的方针；还造谣说，吴晗问题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宣扬这些谣言，既是为炮制《二月提纲》制造依据，又是为

抛出这个提纲做舆论准备。同样，在炮制《汇报提纲》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类谣言攻势。邓小平不就以“老九不能走”云云，大造毛主席的谣言吗？作为《汇报提纲》理论根据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不也是一种谣言吗？他们竟胆大妄为，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作为毛主席的指示编进毛主席关于科学技术的“十条”论述中去，为他们“生产力就是科学技术”的唯生产力论张目。他们满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瞒天过海，以假乱真，兜售私货了。但事情的结果完全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只能使革命人民进一步看清《汇报提纲》的反动本质和造谣者的丑恶嘴脸，只能极大地激发起革命人民的无产阶级义愤，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些丑东西，以便擦亮眼睛，明辨真伪，战而胜之。

折中主义的诡辩，也是两个提纲的共同手法。《二月提纲》鼓吹的所谓“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就是一种把政治与业务并行的二元论。到了《汇报提纲》中，这种诡辩术已成为整个提纲的显著特征了。邓小平曾授意提纲要写得“平稳一些”，“原则都保留，棱角磨掉一些”。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走资派越来越采取隐蔽的手法，折中主义自然成了一种最时髦的装束。《汇报提纲》中一连并列了五个“一方面”

“是不对的”，五个“另一方面”“也是不对的”，似乎“全面”得不能再全面了。实际上提纲说“脱离实际的倾向”、“不问政治的倾向”是不对的等等，不过是用做装潢门面的“文化大革命后的语言”；而诬蔑文化大革命后“不要求、不鼓励”“钻研科学技术”、“忽视或否认基本理论研究”等等，才是邓小平之流想要说出的话，这就叫做“原则保留，棱角磨去”。

从反对文化大革命到处心积虑地反攻倒算，从维护上层建筑领域的资产阶级专政到竭尽全力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以及反革命手法的一致性，都充分表明了《汇报提纲》与《二月提纲》的内在联系，它们就象两颗并蒂的毒瓜，都是一条修正主义黑线的产物。

十年前，伟大的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宣告了《二月提纲》的破产，但是过了近十年，与《二月提纲》一脉相承的《汇报提纲》又冒了出来。这个事实就生动说明了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派本性难移。走资派还在走，这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一条重要规律。毛主席早在一九六六年春天就指出：“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文化大革命十年来的事实，完全证

实了毛主席揭示的这个真理。让我们发扬“宜将剩勇
追穷寇”的彻底革命精神，以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把
这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四日《文汇报》)

〔附录一〕

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

(汇报提纲 讨论第一稿)〔摘录〕

我们到科学院将近一个月，实际工作约二十天。查阅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件，同院内外的一些同志进行了座谈，作了点调查。现对下面六个问题提出一些粗略的看法。

(一)关于充分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问题(略)

(二)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略)

(三)关于力求弄通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
具体路线问题

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整个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同时也制定了各条战线的具体路线。我们对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还刚刚接触，领会很不深，更谈不上弄懂弄通。经过初步学习和调查研究，觉得当前有几个问题需要明确。

第一是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

抓科技工作，一定要政治统帅业务，抓革命，促科研。“路

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忘记了党的总路线，就会迷失方向。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下，正确贯彻党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政策思想统一了，才能有统一的行动。

当前这个时期，就是要坚决贯彻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个指示。三个指示不能割裂开来。丢掉了反修防修，业务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生产、科技都不可能搞好。生产和科技搞不上去，物质基础不牢靠，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得到巩固。

在科技部门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做到既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可行的业务领导。党政领导干部，懂得很多的业务、技术是困难的，但是不学点业务和科学技术知识，不过问业务，也是不对的。应当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

第二是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关系问题。

科学来源于生产，又指导生产、促进生产。怎么才能多快好省发展生产？决定的因素是人，一靠人们的高度政治觉悟、革命干劲，二靠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石油工业的突飞猛进，就证明了这一点。

主席和中央提出了两步走的宏伟目标，如果我们在科学技术上没有大的飞跃，就难以实现。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也就不可能有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

有些同志认为搞科学研究“远水不解近渴”。其实，使科研走在前面，正是为了避免“临渴掘井”。有些同志顾虑新技术不成熟、不定型，怕耽误生产。过去确实有过教训。但是，

从这个教训应当得出的结论，不是不搞新技术，而是应当更加重视和加强科学研究。成熟总是从不成熟来的，定型也是从不定型来的，转化的条件就是顽强地进行科学实验。抓生产，一定要抓科学实验，抓新技术；不但要有产量指标的要求，一定还要有技术经济指标的要求。

第三是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的关系。

我们发展科学技术要靠两支队伍，一支是专业队伍，一支是群众队伍。两条腿走路，发挥两个积极性。

只要专业队伍，不要群众队伍，不搞群众性的科学实验运动，培植精神贵族，不尊重甚至压制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做法。

如果不要专业队伍，则群众的积极性难以持久，群众性的科学实验运动难以提高。

正确的方针是专业队伍同群众运动结合。专业队伍要向工农群众学习，向生产实践学习。这种结合并不是要降低专业队伍的作用，而是要更好地发挥专业队伍在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中的骨干作用。要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向生产推广科研成果。要把群众的生产实践经验、科学实验经验提高到科学理论水平，使科学得到发展，再回到群众中去，推广开来。国家还有许多重大的科学技术课题，也必须集中一批专业队伍来搞。

现在，专业队伍、群众队伍都要发展，都要提高。有些地方撤销了不少专业科研机构，科技人员长期下放劳动或在生产岗位顶班劳动。还有许多专业机构，多年来没有补充新生力量，平均年龄已近四十岁。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当前

急需从下放劳动多年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中，从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涌现出的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分子中，有计划地吸收一部分人充实和加强专业队伍。还必须逐步建设一批新的专业科研机构。

科学实验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生产斗争是不能代替它的。有许多科学研究工作需要到生产现场去试验研究，但又要注意把这种试验研究同实验室的试验研究密切结合起来。还有不少工作不可能到生产现场去试验研究，而必须是在实验室里进行试验研究的。决不能否定和取消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实行“以工厂、农村为基地”的三结合。不宜笼统地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号。

科学研究有的需要搞大协作，有的是小集体搞，有的只是一个人在那里钻研。把一个人、几个人搞的工作说成是“小生产”，是不确切的，也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第四是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长处的关系。

实践证明，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干科学实验、干一切事业。我们的基点是放在自力更生上的。

讲自力更生，又不能变成闭关自守，变成排外。

主席讲过：“我们公开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而且永远学下去。”

列宁学习了马克思主义，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毛主席学习了十月革命的普遍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领导中国革命

取得了胜利。学习是为了创造。善于学习，才能不断前进，后来居上。搞社会科学是这样，搞自然科学也是这样。

我们的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什么都是外国的好”，这是错误的。不敢介绍外国的长处，不去正视差距，也是不对的。承认差距是为了加紧努力，消灭差距。

搞科技工作，必须注意调查研究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向，要收集、研究、分析外国的科技文献资料，大力加强科技情报工作，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在人家已有的基础上前进，避免别人走过的弯路，迎头赶上去。

为了争取时间、争取速度，我们有必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引进是为了借鉴，为了促进我们自己的创造而不是代替我们自己的创造。

要改进和加强科技外事活动，要搞国际科学界的友好活动，又要争取利用各种机会，在学术上多搞到一些东西，少搞不搞那种一般性的观光活动。要象鲁迅先生说的“拿来主义”，把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拿来为我所用。

为了更好地学习外国长处和扩大外事活动队伍，要提倡年青科技人员下功夫搞通一两门外文。

第五是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我们党历来是重视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有过许多指示。我们既不要空洞的理论，也不要盲目的实践。

我们有不少生产技术过不了关，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理论研究和基础性工作。

我们现在在科学技术上还是仿的多，创的少，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做到“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发展自己的创造，也要求加强理论研究。

我们在工农业生产中，在群众中，有丰富的实践，我们国家还有丰富的科学遗产，需要总结提高，把具体经验上升到一般规律、上升到理论，用以更广泛地指导实践。

还有一类理论研究，虽然暂时还看不到应用的途径，但是对于认识自然、发展科学有重要意义，有的在国际政治斗争和哲学上两条路线斗争中有重要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

因此，在搞好大量的应用研究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不能把理论与“三脱离”等同起来。不能认为只有应用研究是国家的需要，理论研究同样也是国家的需要。许多理论研究往往不是短期内可以见效的，容易受到冲击，更需要各级领导的重视、支持和做好切实安排。

各部门情况不同，也就需要有所侧重。生产部门要着重解决生产中提出的科学技术问题，也要注意理论研究。科学院的研究所和部分高等院校，有条件，也有责任更多地搞一些理论研究。这方面需要统筹安排。

第六是关于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

当前，在科技战线要大力加强学术活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鼓励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和讨论，改变学术空气不浓和简单地以行政方法处理学术问题的状况。

在科技工作中，遇有不同意见，要区分问题的性质，分清界限。有的是属于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有的是属于世界观方面的问题，有不少则是属于不同学术观点和具体方法的问题。

题。既要看到相互之间的联系又要区别主次,分清性质,不能混淆。

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好事不是坏事。这种是非要通过学术讨论的办法,通过科学实践来解决,不能用行政命令办法轻易下结论,支持一派,压制一派。更不能以多数还是少数,青年还是老年,政治表现如何来作为衡量学术是非的标准。不能把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科学家的学术观点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随意加以否定。

要提倡学习主席的哲学思想,学习自然辩证法,善于正确地分析和批判自然科学中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思潮的影响,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创立我们自己的学派,支持和扶植科学研究中的新生事物。要把《中国科学》办成一个用自然辩证法来研究自然科学重大课题的刊物,各种学术刊物要提高质量,使它们真正成为开展学术讨论和学术交流的阵地,充分地反映我国学术工作面貌和学术水平。

(四)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略)

(五)关于科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略)

(六)关于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略)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一日

〔附录二〕

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同志 汇报时的插话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邓小平：好久没开这样的会。先讲概况，作重点说明。

(胡耀邦汇报：《汇报提纲》稿修改过程和提纲组成部分，第一部分四个观点)(当讲到差距大时)

邓小平：这一点是要谦虚一点好。

(胡耀邦汇报：三个方面的任务，摆法。把生产需要摆在第一，第二是新兴领域。)(当说到自己很不懂时)

邓小平：请教了一些专家吗？我根本无发言权，有些怪名词、怪字、新字。

(胡耀邦汇报：第三是基础科学。)

(当问到什么是三大前沿科学时，有人答：就是基本粒子，天体演化，生命起源。)

邓小平：考古学，我说，随便找块石头都是最古的，任何石头也是古的。

(胡耀邦继续讲：第二部分是讲路线问题。当汇报到第五个问题又红又专，不敢讲红专时)

邓小平：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说清楚。

(当汇报到双百方针开座谈会时)

邓小平：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胡耀邦讲第三部分，整顿问题。当讲到一周只四个半天搞业务时，胡乔木说：看电影也占工作时间。)

邓小平：那不是很好吗！ 文化娱乐。

(胡耀邦：大家不满意。)

邓小平：怎么会满意呢！ 这四个半天是正确的，那八个半天不正确。不务正业，少务正业。

(当讲到科技人员生活时)

邓小平：不是一般的问题，高级人员的房子被占了，要给他们盖房子。

(讲到落实政策时)

邓小平：所、研究室领导不调整，说落实，他搞的。一个县、一个工厂不把班子弄好，谁执行政策？你落实，他就落虚了。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

(当胡耀邦说有辫子时)

邓小平：辫子也确实有一点，比我强一点。我说过我是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

办法是群众运动，群众讨论。那些人，他不怕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不在话下。你们几个算老几？他们怕群众，主席历来讲这个真理。〔按：邓小平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干坏事，却血口喷人地诬蔑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邓小平是最“怕群众”的，所以他要拚命镇压。这里所谓“群众运动”，指的是煽动党内外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这些地方最能暴露修正主义者搞复辟活动时所用

的手法。]

（胡耀邦同志汇报完后，接着李昌同志汇报了几点：一是请中央调些干部；一是想办一个科技学校，招高中生，半工半读，加强自然科学基础和外语的学习；一是办进修班，把各行各业在科研上表现特别突出的调来培养；一是办一个宣传自然辩证法的刊物。）

邓小平：不高兴你们的人是少数，希望改变现状的是百分之九十五，相信这一点。最后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当李昌同志讲到要办科技学校时）

邓小平：不懂外文，你搞什么情报，没有数、理、化，你名字叫高中、大学毕业，你怎么搞自然科学！这是对教育部提出的问题。不但懂外文，也得有基础知识，不然外文的東西也翻不出来。

（当李昌同志讲到要办一个自然辩证法刊物时）

邓小平：你为什么只搞一个？主席对《化石》都有批语。过去你们有多少刊物？现在多少？也不能只讲数量，不讲质量。

（李昌同志讲完后）

邓小平：这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国家么，科研不走在前面？我们在大寨会上说农业拉工业的后腿，科研是拖整个的后腿。你们第一讲应用科学，应用科学也有理论。

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靠老的，也靠年轻的。他灵活，记忆强，大学毕业二十五岁，经过十年三十五岁，真正来说，三十多点应是出成果的年龄。这一段，他们未搞，看电影，打派仗，搞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象犯罪的一样。×××是秘密

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究竟算红专还是白专？中国有一千人就了不得。在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他会数学，中央表扬这个人可取。就是白专，有一点子有什么！应该爱护、赞扬，是个代表吧？

你们有个搞半导体的，是个老科学家，叫××，北大叫他改行教别的，他不会。周荣鑫你查一查。半导体所请他作学术报告，反映很好。他说这是业余研究的。这种人是大量的，学非所用，应当发挥作用。不然，是对国家最大的浪费。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他是学部委员，当学部委员都是有点名气的人，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调到科学院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老科学家一般有知识。只举这么个例子，前三天得的消息，我告××同志了。他教什么课？改了行。

邓小平：毛泽东思想是理论，马列主义是理论。学习这些，也叫“刮理论风”？对理论有恢复名誉的问题。

邓小平：鞍钢科技人员比重少，不是多了。

邓小平：思想整顿关键是班子。要真正执行主席科研路线的。广大科学人员实在想搞研究啊！闹派性的是少数，能转过来，组织整顿、思想整顿还不是这些人。

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为什么留着？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为什么不可提当所长。四十多岁的人，搞十几年了，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依靠四十多岁的人来搞。好的管党，管后勤工作。后勤很重要。要为研究工作创造条件。资料、材料、仪器、机器保护好，不是忠心耿耿的人，搞不起来。这也是科研工作中的政治工作。党的、科研的、后勤三个部

分，无后勤，科研搞不起来。不能叫搞科研的人整天东跑西跑。所谓整顿班子要包括这三部分人。这种人也得学科学知识，不懂科学知识，搞后勤也不行。把党性好的、组织能力强的，搞后勤，书呆子不行。搞科研的允许是书呆子。

班子要三套人，特别要注意把有前途的提到班子里。外行要热心内行，诚心诚意地搞后勤工作。建议建立科技人员档案，把那些比较好的科技人员，那些有前途的，记下来。××万人有一千人也好。也许有几十个人，有成就的就了不起。帮助他们创造条件，发展条件。不管资格老不老。一九五七年我在苏联，尤金说，苏联搞原子弹，就是三个无名气的，其貌不扬的人搞出来的，不是大科学家，是三、四十岁的。我们就没有啊？要创造条件，关心他们，要政治上关心他们，包括怪脾气、毛病大的，都应支持。“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工厂企业都要注意，创造条件。首先要解决这些人的房子问题，把他们提到领导岗位，家庭有困难，解决他们的困难，孩子没有进托儿所的，帮助进托儿所，夫妇两地可帮助解决。

后继要有人，中心是教育部门，究竟大学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如钢铁学院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这何必办大学？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是一种形式，也发展。但不能代替其他大学。国防科委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不照顾干部子弟。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一点外语知识也没有，数理化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是问题。你们搞中技也是对的。教育部要帮忙，试试看嘛！错误也可当毒草来锄嘛。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

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这不是复旧！教师地位问题。只挨骂，几百万教员，怎么调动积极性呢？主席讲消极因素还要转化为积极因素嘛！真空冶炼是锦州七个劳改犯搞的，这是六十年代的事。何况不是劳改犯！××万有多少个劳改犯？教育也要调动积极性。如果我们工厂自动化水平提高，就是要增加科技人员才能提高。提高数量，提高质量。自动化提高，体力劳动减少。世界上先进国家不管是什么制度都是走这个道路。这些是不是劳动者？叫生产力，就是劳动者！

（当周荣鑫同志说科学院是三科五派，作了自我检讨时）

邓小平：单独介绍，按照九号以来的文件精神办。哲学与自然科学写清楚。

队伍写清，就是包括全国的，除院，还有全国，国防方面的，这个队伍，改写一下，具体问题增补一点。先送主席。印发政治局。请示主席。〔按：这里，邓小平装得似乎很尊重毛主席和政治局，其实，他是妄图强加给毛主席和政治局。这个阴谋，被毛主席所识破和粉碎了。他根本没有把《汇报提纲》“印发政治局”。许多大事，他都不请示报告毛主席，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他装出的姿态，不过是同林彪一样，打着红旗反红旗。〕主席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连《化石》都关心。今天就这样。

邓小平：叫他们过一个关，下一步再说，精力放在整顿上，使大家开始工作。

（编者按：邓小平之流根本不懂马列，引用革命导师语录时多有错漏，态度极不严肃。附录系按原件排印，未予改正，特此说明。）



内部发行

书号:3001·1532

定价: 0.12 元